

法国科学幻想小说

★ 大碰撞 ★

Au-delà

雅克·阿塔利 著 / 燕汉生 译

★
de nulle part

中国文学出版社

大碰撞

—— 法国科学幻想小说 ——

◆ (法) 雅克·阿塔利 著

◆ 燕汉生 译

中国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01-1999-258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碰撞/(法)雅克·阿塔利著;燕汉生译.——北京:中国
文学出版社,1999,10

ISBN 7-5071-0554-7

I. 大… II. ①雅… ②燕… III. 科学幻想小说-法国
-现代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44055 号

大碰撞

(法)雅克·阿塔利著

燕汉生译

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) 邮政编码:100037

发行部电话:68320635

北京忠信诚胶印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 印张:8.75

字数:160 千字 印数:1-5000 册

1999 年 10 月第一版 1999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5071-0554-7

定价:15.0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	光	(1)
第二章	天	(31)
第三章	地	(93)
第四章	鸟	(135)
第五章	鱼	(177)
第六章	人	(217)
第七章	和平	(247)

第一章 光

“冥冥天外，诸神在彼，他们讲述着灵魂的故事。
他们说：创始之初，唯有造物主……”

这是亚当姆斯当天晚上在电脑屏幕上读到的第一句话，谁也想不到此话竟来自“地狱”！

自从他到美军的一个绝密科研中心 HP5 工作以后，每晚回到家里，他都习惯地打开电脑。这个科研中心设在温斯洛，地处亚利桑那沙漠边缘。

他的妻子阿娜哀尔离家出走以前，和他共同买了这幢宽大的居所。房子坐落在城边，他回家后顾不上关门，径直到冰箱取出一瓶啤酒，把外衣扔在床上，就去翻看保姆放在客厅窗下小桌上的一堆信件。发现她仍未来信，他呆立了一会儿，又气恼，又伤心。等到平静下来，方关上门，回到客厅，坐在沙发上。沙发共 3 个，木雕扶手，是她选中的上品。他面前是一张宽大的乌木桌，电脑矗立在一大堆各种开本的科技杂志中，好似海洋上的灯塔。他打开电脑，进入联网，一一查询信箱，希望找到期待已久的消息，他一个不漏地查找，连加密的个人信箱也查遍了。最后，他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地

孤独。

这天晚上他很疲倦，实验室的工作一无所获。天气热得难受，爬坡回家时感到头昏。

他正要切断联网，出乎意料地在他最不常用的通讯栏里发现了一条信息。这个信箱直通白宫，专门用于紧迫情况下接收最绝密的指示。他先以为是弄错了，不到紧要关头，这个信箱是绝不启用的。然而现在一切正常，没有任何非常事件。

但这几行字活生生的展现在眼前，既无署名，也无出处；既无声音，也无图象，上面只有古体英文字母，而按照规定，网上使用的是纳瓦霍文书写体。

“冥冥天外，诸神在彼，他们讲述着灵魂的故事。

他们说：创始之初，唯有造物主……”

他想可能是出了传递错误，这个漏洞简直不堪设想，竟让某个无名氏钻进了世界上防范最严的系统。这种无头无尾的句子出现在屏幕上，真是对现代技术的嘲弄！

他正想按照研究所的安全规定通报这一事故，文件左上角却出现了署名：巴尔希特。他不认识此人，却又似曾见过这个名字。接下去是一片空白，既无地址，也无出处，更无对讲密码，所以他无从回复。这种匿名通信，是网上绝对禁止的。

他久久凝视着这两行不得其解的文字：“冥冥天外，

诸神在彼”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怎么会觉得在什么地方读过这两行字？为什么觉得这段话的确是发给他的？

因为无法回复，他决定等一等，也许还会有下文。他睁大眼睛，莫名其妙地守候着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他站起身来，打开了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，这是他最喜爱的乐章，然后走到凉台上。夏日无雨的季节，夜幕已笼罩了茫茫沙漠，光秃秃的远山随着夜色渐浓而变幻着身影，他一面欣赏着这种景色，一面自问本是贪恋城市的人，干嘛跑到亚利桑那沙漠的一角，干上了前途未卜的研究工作呢？这一切，包括阿娜哀尔的出走，也许是对往事的报应吧？

每当他想起克拉斯诺雅斯克的悲剧，以及随后他所经历的一切，他都为自己感到不平。不，他没有做什么亏心事，不该招来任何惩罚。

也不知道又过了多长时间，他一直呆坐在屏幕前。终于眼前又出现了那神秘信件的后续部分：

“仰看岭穹，

看浮云高渺无限！

罪孽对其何所染？

衰读对其何所伤？

正义于其何所予？

正义于其何所益？

唯汝芸芸众生受害；

唯汝众生受福。”

亚当姆斯的祖父是伊利诺州的一个小镇的牧师，从小就听惯了他的布道，所以至今仍记得《约伯记》经文中的几个可怕的章节：上帝会不分善恶，把人类一古脑儿打进孤独之中。

随后是一阵寂静，或者说是比寂静更深沉的虚渺。

是不是有人神通广大，居然破译了坚不可摧的密码，把圣经中的句子抄进去开个匿名玩笑呢？但这很难置信。他怀着一种无名的忧虑，盯着屏幕，似乎力图领会字间隐藏的深意。

他在键盘上打出：

“你是谁？竟然进入了保密网络！”

然后将这个问题输进总网。

没人答复。他有些后悔，因为早已预料到不可能有回话的。这种不连贯的信息，只能从分网中用干扰软件剽窃出来送入总网，干这种事的人自己也不会知道最后会传向何方。但亚当姆斯还是等了一大阵，令他更为吃惊的是，眼前居然又出现了这样一行字：

“此件传给拉·封登教授，请复。”

亚当姆斯一见此文，惊惶莫名：对方怎么会知道他的这个曾用名？这个名字属于他的一段诀别的了的历史，自从他回到美国后，就再也不曾使用。世界上了解这段真情的人，不到10个，而且这些人都和他一起在炼狱中苦熬，很少有可能在网上与他对话。他紧张得大汗淋漓，极不愿回首这段往事。难道就此没完没了？难道对

方窥破了克拉斯诺雅斯克的某些秘密？简直不可思议！否则对方怎么会打听到了他的真实身份？

他停了一会儿，揉揉眼睛，屏幕上的名字依然在目，不觉轻声问道：

“你是谁？”

又是一阵无尽的沉默。

亚当姆斯不加思索，再次打出“您是谁？”3个字。他几乎立刻就听到了一个细微、短促、遥远的声音问：

“是拉·封登教授吗？”

看来，对方要的就是他了。

他低声重复说：

“你是谁？”

没有任何回答，他又反复问了多次，但却悄然无声。对方像是失踪了。亚当姆斯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或是在做梦。但这一切都显示在屏幕上，他就刨根问底：

“您是怎么找到这个地址的？您是怎样解开数字密码的？您也是‘苦行者’么？”

说出了“苦行者”3个字，他立刻后悔了。“苦行者”是他从事的课题最高负责人的代号，也只有他们才能进入这个网络，而且在最紧急的情况才使用它，所以他才这样设想。莫非是……这个署名巴尔希特的人是非法的网上客，那该怎么办？不，这决不可能！这些家伙纵有天大的本事，也钻不进来的，如今只有这块地盘是唯一的净土。

他又等待了好一阵，似乎信息要穿过星空，途经漫

长的路程才能抵达彼岸。最后对方回答道：

“‘苦行者’？网上客？可惜您教授说的我全不懂。我怎么样和您联系上的，这无关紧要，请您相信，我来找您，是由于有一场大灾大难……”

“灾难？什么灾难？您是谁？您在哪儿？”

“我们需要您紧急帮助。有桩大祸要降临了。这场灾难迫在眉睫，其严重程度，难以想象。”

对方似乎惊恐万状，而语气却庄重矜持。是不是在危言耸听？他在哪儿呢？亚当姆斯再次重复了他的问题，对方继续说：

“10天以后，锐夫塔脱就要撞上地球。”

亚当姆斯耸耸肩，几乎就要中止对话。他很后悔，原来是老掉牙的无稽之谈。对方一定无聊之极，随便找个人开心。今后可得小心，别自找麻烦，利浦齐兹将军碰到研究所有人这样随便交往，是绝不容情的。毋庸置疑，他的电话有人窃听，他的电脑是受华盛顿或情报处监控的；刚才他这样轻举妄动，肯定有人幸灾乐祸。怎么一个淘气鬼，一个神经稀稀的家伙会闯进美国最绝密的网络，给他开了这么一个低级玩笑？

“锐夫塔脱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一颗彗星。”

对方是个疯子？是秘密教派头目？或者是个骗子？

.....

亚当姆斯打开定位搜寻码。他后悔没有及早使用这个强力手段找到对方。如果早这么做了，那么安全体系

就会在几秒钟内让对手原形毕露。

但对方继续道：

“教授，不幸我们的计算准确无误。锐夫塔脱彗星正直奔地球，6天23小时12分之后，就会撞在地球上。那种撞击是非常可怕的，其能量比全球的核武器的总和同时爆炸还要大，相当于摧毁广岛的原子弹10亿倍。人类将受到毁灭性的灾难。求您了，帮助我们吧！”

软件动作正常，一分钟后肯定会把这捣蛋分子找出来。为了搞清楚这个网上客的情况，他按了研究工作常用的资料库键盘，把锐夫塔脱彗星的名字输进去。令他吃惊的是，好几条资料均出现在屏幕上，他看了第一条，上面说锐夫塔脱的确是一个彗星，几千年来一直在太阳系附近游荡。1922年距太阳不远，此后就迅速离去，现在与太阳的距离是冥王星的4倍，靠近地球的时日，最早也要到百年之后，即2100年左右。

软件还在搜索着。亚当姆斯决定反击对方了：

“您开什么玩笑！锐夫塔脱是颗彗星，这倒确有其事。但您进网以前，应搞搞清楚，现在它还远离太阳系，百年之内，即2100年以前，绝不会向地球这边飞来。下次再别干这种丢人现眼的事了！”

又等了好大一会儿答复才出来，亚当姆斯已经习惯了这种速度。

“不错，锐夫塔脱彗星撞击地球的时间是2126年8月14日星期六，即一个星期之后。”

这次的声音低沉、冷峻、淡漠。亚当姆斯以为自己

没有听清楚，但对方的话已经显现在屏幕上。可笑！这个想入非非的人居然自称从……从下个世纪与他对话！网上的事儿，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：童恋癖、裸体癖、左道旁门、军火走私商、星相师……间或也有正人君子，但从来没有听到某人自称从未来与他对话！

也许由于无事可干——因为他这时既不想睡觉，也不想到别处去，他打算继续通一会儿话，就又问：

“您从 2126 年与我谈话么？”

“是的。现在正是 2126 年 8 月 8 日星期日上午 9 时 17 分。从我这边看到的是一派灰暗的天空，正酝酿一场暴风雨，整整一天闷热潮湿，难以忍受。”

“您以为我会相信您的天方夜谭么？拉倒吧！还是说说您是怎么钻进网的！”

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，搜寻软件到此还无结果。他真想关机了，但对方叫出了他的真名，他不能掉以轻心。这可能是个诈骗老手，一定要弄清他是谁。实在不行，他应该……这时对方回答了：

“您不相信我？这并不意外，您的怀疑完全正常，您从来没有同未来人对过话，是吧？我原以为某人在我之前已经……如果您是破题儿第一遭，我完全理解您的心情，但您应赶快相信我，好让我们转入正题。怎么才能说服您呢？我没有时间向您从头道来……我能说出您儿子哪一天死，您愿意知道吗？”

“朋友，您又是歪打不正着，我没有儿子。”

一阵沉长的寂静之后，那声音又说：

“您会有一个男孩，两个女儿。到 2126 年他们有 53 个孩子还活着。这天，您共有 53 个后裔。”

这天气简直热得不行，亚当姆斯又感到头晕了。他眼睛发花差一点从椅子上摔下来。他振作起精神，脑子也清楚了一些，起身打开客厅通向凉台的 3 扇大玻璃门，在凉台上走了几步，遥望城中，灯火辉煌，稍远可见研究所大楼沉重的身影。沙漠中，夜间也不觉凉爽。

亚当姆斯没有孩子，自从阿娜哀尔出走之后，他也杜绝了要孩子的念头。但刚才的预言他听了很高兴。后来他曾对自己说：也许正是这个原因，他才把网上对话继续下去了。

他又回到潮乎乎的客厅，坐到小桌前，把屏幕上的全部文字看了一遍，他离开的那会儿，对方又问道：

“教授，您还在机旁么？您还在么？”

“无论您是谁，我都得劝您换个话题。要想诈唬人，也要有高招。我不是彗星专家，但还有点关于彗星的基本常识。告诉您，说彗星会撞毁地球，简直是杞人忧天，您别把自己吓住了！请回答您为什么这样称呼我，那不是我的名字。”

亚当姆斯看看屏幕上一个闪烁的亮点，那是搜寻定位软件在工作，可它干得真慢！找到一个地址对它本来是举手之劳！

“教授，您说的我们全知道。我们何尝不希望一切如您所述？直到昨天，我们最出色的专家也是这样预测的。不幸的是，我根据这颗彗星最近的轨道又做了一次

测算，结论是锐夫塔脱彗星将于一个星期后进入地球大气层，其角度使该彗星不会因撞击而碎裂，也不会因为空气摩擦而减速。反之，它的温度会升高到几千度，所含水分全部蒸发，变成一个巨大的光球，其彗核重达几百吨，一下子撞到印度东北部的金德纳格尔城附近。该城人口 500 万，位于旁遮普省北部。不排斥彗星在距地面数百米处爆炸，此点尚难预报，最大的可能是会在地面造成直径为 100 米的火山喷口，300 万人当即死亡，还会有 1 亿人在 9 月的第一个星期中死于间接效应，即火灾、地震、海啸、窒息等……窒息所造成的伤害最大，因为碰撞会掀起海拔 25 公里的尘埃，遮天蔽日，先在中亚飘浮，然后扩散至中国和东欧。这块尘埃云不断后移，10 月份越过大西洋，次年元月覆盖全欧。一个月后，全球的气温将下降 40 度，只有塔斯玛尼亚和南极洲感知较晚，但到夏末也难逃劫数。全球陆地均遭酸雨侵害，3 月起整个地球均进入冬季，春天永不再来。一年四季，每月每天，阳光再不可能穿透尘埃，春华秋实的植物生长规律全部中断。赤道上中午的温度也下降到零下 20℃，全球笼罩着难以忍受的黑暗。任何力量不可能打破这种永冬，任何现存的科技都无力重见天日。人类仅依靠储存的能源维持残生，为了一加仑汽油、一线光亮、一洼饮水而相互厮杀。顶多一年之后，幸存者为了争夺最后一片可呼吸的空气而互相残杀，一切生命将从地面消失，所剩只有细菌和蜈蚣、蝎子。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文明全都灰飞烟灭，剩下的只有蜈蚣、蝎

子！”

亚当姆斯也承认他描述得有点意思，这个玩笑大王（或者疯子）讲得蛮在行，他想象的彗星陨落场面也是活龙活现的。

他是谁？干嘛开这种玩笑？他怎么会知道我的真名实姓？他想把我引到什么结论上去？为什么偏要找我？是不是情报部门翻出了我的老账，意图进行讹诈？或者以此测试我的反应？但他们无论怎么干，也找不出我的破绽：开始我有点不知所措，但我后来的所作所为，完全符合纪律要求！想到这里，亚当姆斯一心要揪出这个网上客以便上报。

但有些情况却很蹊跷：搜寻定位软件一般都能迅速抓住任何发件人，不管此人用什么密码，全都无用。而这一次则不然，亚当姆斯看了看屏幕的下方和左方，搜寻结果应在那里及时显示，但仍是空白，说明一无所获。软件在这时出毛病真该打！他一面思索，一面又在键盘上打出问题，不与对方中断联系：

“你们打算怎么办？”

“我们无能为力……”

语气很平淡，好像听天由命。提问和答复之间，总是有同样的一段停顿时间，然后口述内容才出现在屏幕上，亚当姆斯对这个节奏差不多已习以为常。他不得不承认对方的话中有几分真实的东西，但又说不出哪些是真实的。而且，直到现在，对方的位置仍未找到……

对方继续说：

“反之，您却可以有所作为。正因如此，我用了一个星期来寻找您……”

亚当姆斯露出了一丝微笑：对方终于说到实处了。他要我干什么？跟着他到2126年？到月球去？他说：

“您需要我……这太奇怪了！我能为您做什么呢？”

“避免大碰撞的唯一办法，就是集中现有的热核武器对准这颗彗星同时发射，在它进入大气层之前将之摧毁。不能发射太早，因为那样误差率过高；也不能太晚，因为放射性尘埃会落到地面上。发射窗口可支配的时间仅为短短的20秒。所以发射的准确时间为6天后上午11点53分22秒。”

天气闷热得很，亚当姆斯回家后第三次感到晕眩。这一次他感到不安了，四周都有些飘忽，视觉也变得恍惚，他一下子趴在桌子上。

这是不是心脑血管病的先兆呢？以前他从未为自己的健康担心，现在一个小时之内连续3次头晕，不能等闲视之了。他认为自己肯定有一阵失去了知觉，因为屏幕上显示出来的文字，他并未看到：

“如果失败了，太和华就要把我们招上去，诸神也和他一起迎接我们……您听见了吗？教授？”

亚当姆斯看了一眼搜寻软件，软件仍在工作，但找不出发件人的任何蛛丝马迹。他擦了擦额上的汗，说道：

“那好，您就把炸弹发射出去吧！”

“我们不是不愿干，而是没有办法干。”

“什么是办法？”

“自从《恐怖战争》结束后，核武器已全面禁止了。”

亚当姆斯从未听说过这次战争。但他并不就此反问，这终究只是次要的，他的问题是：

“这就是说您们已经没有核武器了？”

“还不能这么讲，现在仍有大量核武器，但自从《大清除》以后，储存在陆地和布置在海上的核武器已经全部拆除，任何国家也不允许制造。西方国家保存有布署在太空的低轨道核弹头，以防御东方国家的袭击，存放了50年，谁也不曾动用过，也不敢取下来，因为就现有技术来说，这么做很危险，谁也不敢把653枚弹头经由大气层而回收，其爆炸当量等于昔日用于对日战争的5亿倍！领导人就决定让它们失效。做到这一层已很不易了，要使用一些密码，而这些密码的参数又弄不精确，稍有不慎，就可能引爆，现在总算是办到了，如此而已。总之，布署在低轨道上的弹头仍在我们头上运行，但不会爆炸了，对我们也是一种嘲讽！”

“那么就用它们不行吗？”

“因为密码不够用。”

“你们能使其失效，就能使其重新启动。”

“是的，但无法把他们都瞄准彗星，更无法发射，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密码，我已说过了。”

“那么，这种密码哪儿去了？”

“《大清除》将它们毁掉了。这次清除行动，把一切